

第十回 陶藥侯重荷天恩 范雲侶復申仙語

且說陶公獎敘了眾將，又問賈龍道：“如何貴部下有道人之號？”賈龍稟道：“恩帥有所不知，這人姓卜，名元，本貫江西人氏，曾在龍虎山張真人手下出家，略得了些道術。後酒醉犯事，逃往他方。又遇一異人，授以五雷正法，便會呼風喚雨，遣將驅神。聞得小將在川中聚義，他竟望風而來。屢次官兵來犯，都虧他作法設計，殺敗而去。又不喜人叫他名字，因此小將們祇叫他卜道人。”陶公道：“有如此異人歸我，何懼些須小寇？況仗足下神勇，昨已敗過一陣，他銳氣先喪。但這卜道人，宜請來與老夫同住署中，早晚可以與他談論軍機。就煩足下一行。”賈龍領命，便到了自己的任，把陶公之命，傳諭眾將，俱各歡喜。便教卜道人到帥府授謁。不題。

忽見外面喧傳，京中詔到。陶公便同各官出城遠接。到了館驛，天使即便開讀：

詔曰：咨爾江西參將陶杞，本係開國元勳，誤因宵人蔽路，遂致擯斥能臣。今朕覺悟，放流匪類，特為起復，敕授此職。今用兵鯨浪，恐難威振兇殘，復除爾提督江西全省水陸諸軍務事，都督府左都督，掛平湖將軍印，榮封二代，加賜蟒玉一襲。督撫諸臣，毋得彈壓控制。又給兵部空頭文札四十道，以便填授在陣有功諸人。嗚呼，推轂之誠，特弘大典，吉甫之勳，爾其毋忘，宣佈德意，勿負朕懷。故詔。

年月日詔

陶公等三呼萬歲，謝恩已畢，便捧了詔書入城，設宴款待天使。那天使是正行人，姓張諱明經。當下領了陶公酒席，便作別起身，赴京復命去訖。到了次日，便傳令合營新舊諸將，齊到轅門聽令。便教賈龍代了己職，蔡大能以下十幾人，各加委官職。湛國瑛署建南總鎮，其餘本營參府所屬舊員，俱加一級。另給文札，照舊供職。一面又修表奏請朝廷，著兵部另行加級升授。

不題各人受職之事，且說湖寇。那一夜被賈參將殺得大敗，有幾個在船逃回的，報與賊首得知。張彪便大怒道：“這班不知死活的狗頭，怎敢在太歲頭上動土。”便聚起手下賊將，當下來了：古

三眼狗包春	舒項虎武貴
破傘鬼徐洪	清水雞傅大用
獨腳蟹楊勇	赤毛頭徐必弘
油腿猴張吉從	繡佛匠李泰
縮頸龜楊山	賽二郎神周蘭
不怕天孫子青	活地金剛顧奉廷
霹靂砧沈定嘉	退色泥神樊二珉
小太保錢仁	打弗殺李益
船板鬼朱壽山	花竹筒吳五申
夢裏七煞馬清	巧畫眉桑仰桐
賽柳兒吳招福	雌老虎張三姐
羅剎娘朱大嫂	

共是二十三人，連殺死的飛天煞朱虎，按著二十四氣。內中祇有包春、武貴與賦首部長彪這三人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女將張三姐，即張彪的妹子，朱大嫂即船板鬼之母，本事倒與張彪等差不多。其餘都是武藝精通，殺人如草芥的。又查點散眾嘍羅，將及萬數。當下商議報復朱虎之仇，便撥賊將十二員，嘍羅五千人，大小戰船三百號，分為三路，來敵官兵。探子報入中軍，陶公傳令各營將校準備廝殺。又請出卜道人來問計，卜元道：“元帥領眾出城，待小道相機而行，管教得勝便是。”陶公便同公了景節、湛翊王等一班親隨將佐，盡披掛上馬出城，離小渚營十五里紮住營腳。卜道人便請陶公，同看四下地勢，佔著一處空闊戰場，自己獨上一隻小船，在湖中北邊一帶，相度水路淺深，以備水戰。看罷回營，已是未牌時候。忽見一陣西南風起，便對陶公道：“天教我等成功也。”便教參將賈龍，千總陳龍、陸梓，領新兵一千，戰船二十號，埋伏小渚營南三十里蘆葦之中，聽中軍號炮起，一齊向西殺出，不可有誤。教守備蔣奇，千總翟士賢、張吉，領本部兵一千，戰船二十號，埋伏西北萬家灣蘆葦之中，聽中軍號炮，一齊望西南殺出，不可有誤。又教千總朱正、施國仁，把總毛應、雷安邦、程元領各部兵五百，小船五十隻，內裝灌油乾柴蘆葦，藏著火種，祇做漁船模樣，貼近湖口兩邊，各分埋伏，等賊船進得湖口，便一齊包圍外港，祇要放火，不要攻殺，不可有誤。撥湛國瑛、仰愷、官貴，領本部新來馬步兵一千，馬兵長槍，步兵短刀，埋伏左路林木之內，看中軍火起，便橫斜殺出救應，不可有誤。又撥蔡大能、龍士彪、侯先領各部馬步兵一千，馬兵長槍，步兵短刀，埋伏右路高岡之後，看中軍火起，橫斜殺出救應，不可有誤。如違令失機者，不論兵將，梟首示眾。諸將各各聲喏，領計而去。陶公自將中軍人馬三千，將校湛輔廷、黑定國等十二人，在於河東大路屯紮。公子景節，領馬兵一千，各處救應。前隊先鋒苟有義、王義領步兵五百，盡張弓弩，專等賊至交鋒。

正打點停當，探子又報：“賊船將近，祇在三十里之外，大小戰船，約有三百餘號，分為三路而來。東路賊首將包春，西路武貴，中路部長彪，各率其眾，揚帆破浪，搖旗吶喊，聲勢甚大，乞老爺準備接戰。”陶公即上將臺觀看，果見西南之上，賊船漫湖而來。又傳令各處，著實嚴防。須臾賊船近岸，五六里紮營，教人挑戰。叫罵兩個時辰，日已銜山，前隊先鋒苟有義，覺得賊氣已弛，棄陸登舟，直搗賊營，弓弩齊發，賊眾被箭落水死者，不計其數。部長彪知得右軍失利，即驅眾盡上小船殺入，留大船虛張聲勢。又湖邊水淺，不便搖踏。先鋒苟有義見賊勢浩大，便望後搖動，賊趕入內港。苟先鋒領眾，復捨舟登陸。賊眾看見官兵狼狽，便上岸追殺。相近中軍，苟先鋒回身復戰，殺傷兵校二十餘人。陶公便教放入苟有義等，賊便把中軍圍得鐵桶相似。陶公傳令軍中，不得妄動。卜道人作起法來，霎時天昏地黑，風雷大作，刮起木石沙土。先打得賊眾個個立腳不牢，傷顛破腦，偏遇我軍盡皆無害。中軍號火一起，湛國瑛、蔡大能等伏兵看見，便兩路一齊殺出。湛國琳在中軍，見哥哥伏兵已出，同黑定國亦奮勇殺出。正遇賊將包春手執雙斧，勢如狼虎，大叫殺來。蔡大能接住，戰上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正酣鬥間，湛國瑛亦來夾攻，包春支持不來，早被國瑛一戟，刺入咽喉。大能又復一刀，早已夢入南柯。便乘勢掩殺，又遇部長彪，頭裹赤幘，手持大刀，大罵“殺不怕的抽官兵，怎又來尋死！”一縱重

德山接戰，鬥上三合，被部長彪砍死。官軍看見，盡皆膽寒。忽見空中無數兵馬，從上殺下。賊眾慌亂，尋路上船。那時朱正等五將，看見賊船入港，早已把小船排得停當，專等他敗回，便一齊放火。西南風又緊，賊船在內港盡被燒著。部長彪看見急得手足無措，奪得幾紙小船，過湖望西繞岸而走。賈龍在萬家灣，看見賊船進港已久，不見動靜，料必官軍為利，要弄他一個首尾不能相顧，不等中軍號炮，竟同蔣奇，兩路盡向賊營大船放火。部長彪落荒，拼命而走。約有一個時辰，卻被賈參將抄過其前，大叫殺來。湛總府提了本部得勝人馬，亦緊緊趕上。賊眾料不能免，盡棄甲拋戈，拜伏於地。部長彪正在驚惶，豈知賈龍忽然一陣心痛，略緩一步，早已追趕不上，被武貴殺來，接應去了。賊眾被官軍斬首八百餘級，生擒五百餘人，衣甲器械共十餘船。比及天明，諸將都到中軍獻功。當時有詩為證：

金鑿齊敲唱凱還，戟門鵠立聽傳宣。
旗翻細柳軍容整，刀簇寒花步伍連。
亦憤裏來賊首碎，紫騮飛到角弓懸。
將軍喜獲平湖績，笑指征袍戰血鮮。

那湛國瑛斬了包春，署了平湖第一功，餘各紀錄有差。殺牛宰馬，大享士卒。又將新降賊兵，分編各營，點名入冊。點到一半之後，內有“梅富春”名字，陶公便教住了。想道：“好不奇怪，天下果有同名同姓的，難道竟是那人？”不說陶公心下暗想，原來正是狗低頭。當時高知縣為看座師面上，祇把他問得流徙，詳了上司，竟批准所擬。後來梅富春該配江南鳳陽衛軍，路經河口，恰被一夥湖寇劫去落草，故此番亦在數內。當時陶公叫梅富春上來回話，那狗低頭便爬上堂來。陶公早已看得明白，故意喝叫押在一邊，直至點完了名，已是黃昏左近。

內衙傳令帶進，陶公便同翊王弟兄、自己兒子坐在後堂。富春進見，便跪了。陶公喝退閑人，叫他起來問道：“你為何如此形狀？”富春等不及問完，便哭告如此如此。又大哭道：“內姪不肖，致使遠辱祖先。”瞧見了湛翊王弟兄，曉得對頭在彼，便道：“今日不願求生，祇願一死，速見先人於地下為幸。”陶公見他如此光景，反惻然道：“你如今可有自悔之念麼？既覺得辱及祖先為恥，為何從前作為，盡是喪心滅倫害理之事？要作好人，必須明篤五倫，方可無愧於世。你□□□□視為寇仇，這是胡說！你今果肯痛恨前非，我也何必執著你已往所為，依舊親者不失為親，或有上進之日。若執迷不悟，則爾為爾，我為我，不及黃泉無相見也。”狗低頭此時，實實痛恨前非，便含淚對陶公道：“姪兒雖然不肖，然一點良心，人皆有之。即從前作為，盡被一班無賴迷惑，致使罪孽難逃。業已嘗盡荼苦，涉盡艱險，蒙面偷生，實欲得一遷善之路，以蓋前愆。今蒙姑爹加以不殺，示以自新，怎敢再負高厚？”說罷大哭不止。陶公亦含淚道：“你果如此，我豈不念親情。”一手指著湛翊王說道：“你曉得這是何人？”富春假意道聲不知，陶公道：“這就是你花園中所拿之盜，你表弟的阿舅湛翊王是也。”富春伏地道：“姪兒該死。”陶公笑道：“老夫欲與你們冰釋前仇，同聯姻好，不知你可肯把妹子許翊王兄否？”富春道：“但不敢仰攀。若得姑爹作主，湛爺肯不念舊惡，姪兒再生在幸矣。”湛翊王聽到這句，覺得慘然。況且又在陶公面上，便起身下來，與他相見。富春跪地不起，口稱“罪該萬死，總求海涵”。翊王亦跪下去，你要拜，我要拜，兩人推做一團。陶公對富春道：“不消如此，祇要你認他是妹丈，就勝是伏地請罪了。但是，你妹子不知何處下落。”富春滿面羞慚，祇得起來與翊王作揖。輔廷、景節亦走過來敘了禮。朝南一椅，陶公坐了。餘各依次昭穆而坐。

少停入席，陶公叫梅富春道：“瑞臣，你一向家中之事，不必問了。祇把你擄到賊巢，他的虛實光景，可細說來。我目下便有勞你之處。”富春便把前後事情，湖中光景，一一分說明白。陶公正在默想破賊之策，翊王接口道：“今據瑞老所言，親臺莫若做個裏應外合。即煩瑞老一行，庶不致曠日持久，易於報功。”陶公道：“正合愚意，但未知瑞臣果肯為朝廷出力否？”富春道：“姑爺差遣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”陶公歡喜道：“必如此如此，方為萬全。”當下正是二更時分，即傳令各營，即有幾個將校，到轅門聽令。陶公密密授計。又吩咐了富春，要緊言語，即教他同諸將前去行事。忽又見中軍官報人：“轅門外有一道者，自稱范雲侶，說夤夜而來，有要緊話見元帥。卑職不敢擅便，特請鈞旨定奪。”陶公正在躊躇，祇見翊王道：“此即小姪常道及的雲侶道人也，宜速令其進來。”說罷，走進後邊，竊聽他說些甚麼。

陶公傳令請進，祇見他從東角門內，昂然大踏步而來。到得堂上，見陶公，長揖不拜。陶公不即為禮，假意問道：“足下是何方遊道，有何事來見？”雲侶不慌不忙答道：“特來助公平寇，並要會湛翊王先生之面。湛先生此時為何不來迎見貧道也？”翊王在堂後聽了，即忙出來，讓陶公先與他作了揖，然後亦敘了禮，說些契闊之談。又向陶公稱其術法道行之高。陶公便起身道：“夜深不便相款，後堂便飯，幸勿見罪。”一齊到內來，景節、輔廷等俱拜見過。入席後，並無一言道及軍中之事，祇草草飲了幾巡酒，便同翊王等書房歇宿。翊王與雲侶同榻，直至就枕後，兩人方纔抵足而談。雲侶道：“先生大難已過，好事將近，還有幾日虛驚，亦是天數，莫可逃遁。然貧道不來，恐亦難保無虞。”翊王道：“多荷仙翁覆庇，無以為報。今又蒙指迷，幸示其詳。”雲侶道：“日後便知。”翊王又道：“承賜皂囊，已驗其二。要訣四句，亦驗其半。餘者還是如何？”雲侶道：“所存皂囊，祇在旬日間便當用。至要訣四句，已驗其三，先生為何言其半耶？即末後一句，已驗七八。”翊王道：“小子愚昧，乞仙翁詳解為幸。”雲侶道：“前者朝廷詔下，令親家重荷恩寵，先生亦沐榮光，捧詔者非張明經乎？故曰‘逢經驚喜’。湖寇部長彪，雖一勇之夫，然上應列宿。若以強力取勝，不啻殉師損眾，幸先生輩以義招來賈龍，其號非應辰乎？彼亦上合天宿，以狼制鼠，所以得勝，故曰‘得辰人寧’。湖寇授首之期，祇在旬日間耳。先生幸勿以此言語人。”翊王道：“未來之事，仙翁皆洞悉如見，殊令人欽敬。”兩下又說些閑話，一覺睡去。時人有詩云：

雲侶遺囊指點良，今宵何事話偏長。
仙機卻比軍機密，但許更深示翊王。

不題湛、范二人之事，再說當夜梅富春，領了陶公之命，到得營中，便有幾個降兵遇見，問道：“你為何這時候纔來？為何點名時獨留你在內？為何你身上都是濕透的？”富春假做個謊道：“不要說起。我本是陶提督同鄉人，我在家時，曾得罪於他。今日撞在他手裏，正好報仇。因見眾人在下，不便獨奈何我。直至發放了你們，纔將我綁在丹墀之內，方要施為，恰被裏邊軍師請議事，進去了好一會，祇見黑暗裏一人走來，像似酒醉的模樣，問我道：‘你是甚麼人？’我便以實告之。他道千死萬死，總是一死，前死後死，也祇一死，不過你造化低，先死幾個時辰。我便問他為何如此說，他道你不曉得麼，方纔軍師請元帥到內議事，道是日間這些降卒，不該編入隊伍，恐其中有變，為害不淺。明日元帥開門時，傳諭眾將，你們這些人，盡行斬首了。可憐，可憐！說完竟去了。我正心慌無計，幸喜老天救我，祇聽得咯的一聲，卻是綁索斷了一股，被我乘勢用力繃斷，便尋空越牆走出，又從水門底下扒將出來。特與你們商議，不如趁此夜靜更深，大家一溜走回湖中，豈不為妙。祇是同來的此時俱在睡夢裏，如何是好！要知眾人高識世業，接着半回便

見。
(本節完)

[返回 >>](#) [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